



繆思風采

## 夢回塔關山

● 呂昇陽\*

### 【前言】

莫拉克風災重創南台灣，南橫公路不通汽車至今已經滿八年了。南橫的美，沒去過的人不會明瞭。然而如果只是在沿線的公路旁觀望，那也只能欣賞南橫的膚澤，雖然那已經足以讓人陶醉，然而唯有親自爬一趟塔關山才能領略南橫深邃的魂魄之美。

位於高雄縣桃源鄉的「塔關山」，名列「台灣百岳」，躋身七峭之一，曾經也是只可遠觀而不易攀登的荒山峻嶺。可是當南橫公路直接開到它的半山腰以後，塔關山也就成了一座「郊山化」的百岳。只要你的腳力尚健，一天之內鷺降來回、盤桓優遊，庶幾足矣。

### 【正文】

由於我未曾爬過塔關山，所以並不清楚登山的路徑。於是便在上十點左右，從埤口山莊帶著昨日在梅山申辦好的入山證，來到南橫的塔關山登山口，有計畫的臨時隨行一支六人的登山隊伍以攀登塔關山。隨隊出發的最初，也許是因彼此陌生的心理障礙，所以我像是一隻流浪狗般的刻意與前面的隊伍保持一、二十公尺的距離。倒是登山隊的大哥們豪情爽朗的先跟我聊起天來，不過沒想到這一聊，竟聊出了彼此的一份親。「原來大家都是一家人！」因為我在南台教書，而這支登山隊伍則是來自統一企

\* 呂昇陽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，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。





業，董事長同是高清愿先生。經此相認，我也就瞬間消弭了原先的不安，自然而然的融入這個隊伍而一起往上攻頂。

剛走進登山口不遠，我即被四處聳立的千年鐵杉給震懾住了，真是一方不思異的國境。記得去年秋天我也曾獨自來到南橫旅行，當時在埡口山莊東去不遠的「雲海橋」畔附近，亦曾被幾棵零星屹立於崖側的清癯鐵杉所深深吸引；而今仰望這紛呈矗立的參天古木，心中的感動更是澎湃。林翳空濛，光影如碎銀，行走於鐵杉林中是很讓人有一種恍恍如夢的感觸的。此去直上水雲之間，路越走，眼愈看，心越奇，如此的塔關山根本就是座鐵杉古木之山！而這登山口，即是一個進入神秘古國的隘口。

我們大夥兒在一路的驚嘆讚美中，不知不覺的就來到了一公里處的休息站。在這裡的林下安置有幾個原木樁，正好可以供登山者在此暫時卸下背包，喝口水，歇歇腳。感謝統一的大哥們，好意的請我吃他們帶上來的葡萄柚，很是清涼甘甜。這時候，其中一位林姓的長者，請我拿他的相機幫他們拍一張全員的合照。此時，我與他才有了初次的互動，也因此而感覺到他有著一種與眾不同的氣質。那是一種在溫文平和中透顯著一份雍容靜定的氣度。而在我後來幾次隨意的顧盼中，曾不經意的看見他遠眺大山的神情，深邃、和煦且怡然自得。同時，我也彷彿可以感覺到他的靈魂，正隨著目光的翅膀而翱翔在無盡的虛空。而他高貴的靈魂，此際到底在思考什麼？又懷抱著什麼？他是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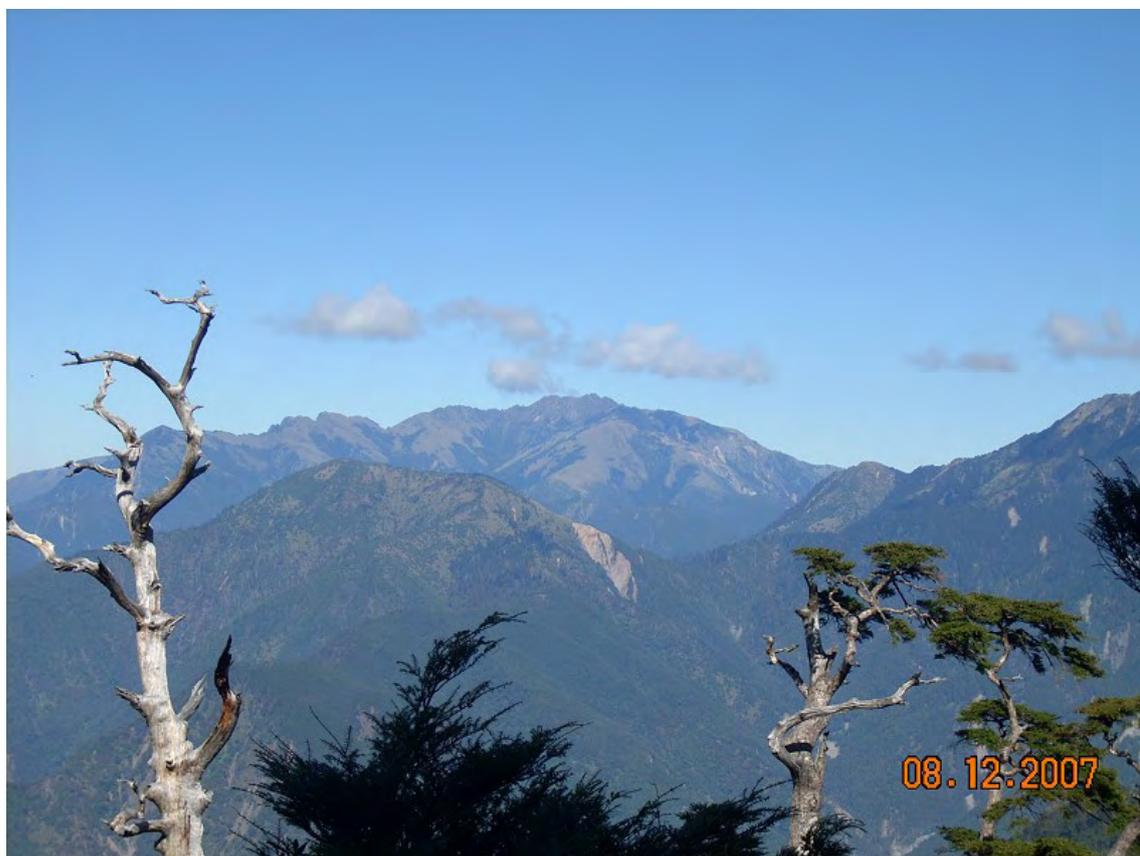


08.12.200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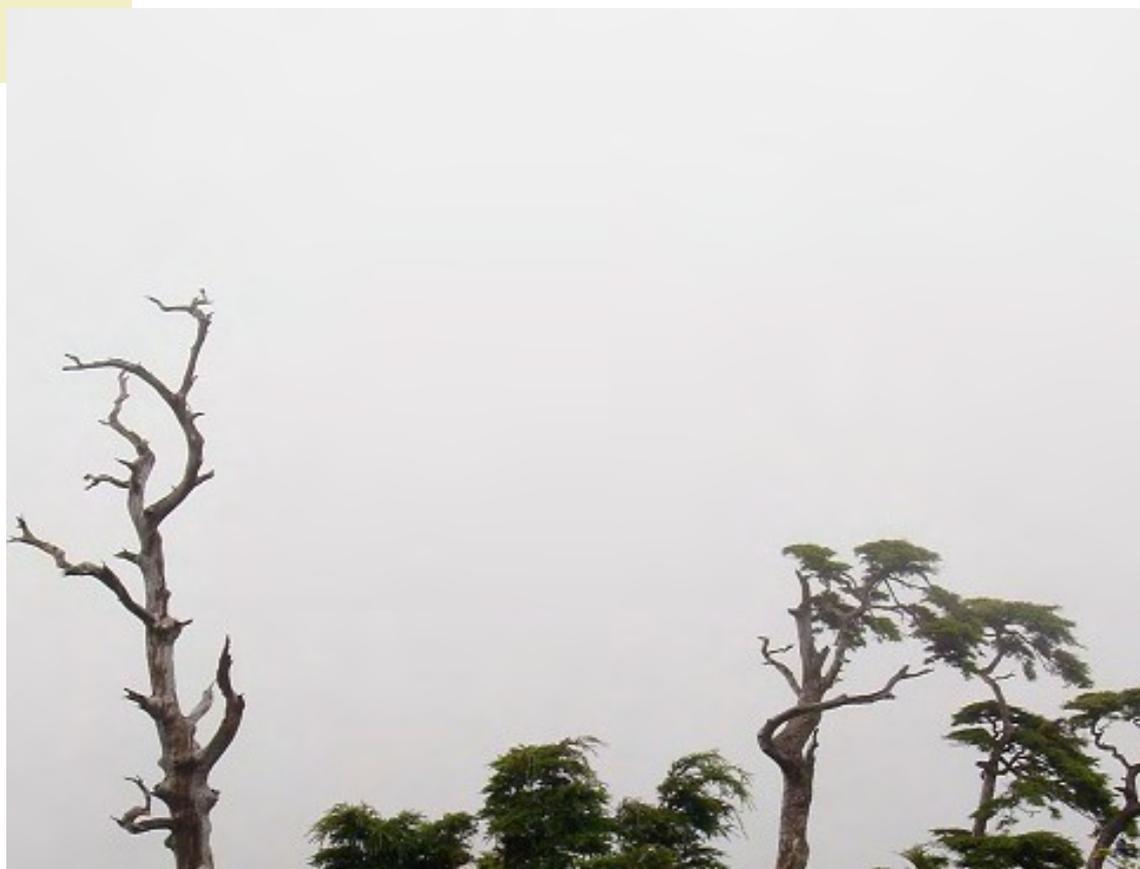
已經感通並掌握到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」背後的那股「道」的力量？其實對於這樣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，鄙陋如我是沒有資格妄加揣測的。

在一段休養調息之後，我們繼續上攻，很快的就來到了一個視野極其遼闊的斷崖邊。帶隊大哥停下腳步，為我們指引介紹眼前層巒疊嶂中的名山：「南方雄立的是關山、庫哈諾辛山；然後綿亙逐北至玉穗山，再翻過去直到視線的最遠最高處的，就是象徵台灣精神的玉山主峰了。」而此刻近午的天氣正好，看那天宇澄淨、山色如如，所有的坡谷縱橫、稜線剛柔，都在最佳的光照下為我們朗現出它們豐富多姿的層次與神采。



北方的玉山主峰清晰可見

當統一的山友們在此遙指山巒，話說風景，審視明辨之後，又再度邁開他們穩健的步伐逕往山頂攻去。而我從登山口一路跟隨他們至此，已大致可以掌握上山的路況。心想，後面登頂的山路，只要細心留意前人走出的蹊徑，應該不至於迷路，於是我就大膽的決定脫隊，而將自己留在這危崖上盤桓。



玉山隱沒於迷霧之中

兀自臨崖而立，山徑以上已是悠悠，以下也是寂寂。此時，紀元已經失去了界線與意義。近望庫哈諾辛山，但覺山氣逼人；遠眺玉山，則令人悠然神往。而在此通向玉山的無盡眺望中，我發現這視線，恰好凌空的被規範於懸崖下兩處奇崛的鐵杉之間。左側是一株神木級的山中白木獨向蒼穹，一如將軍舞劍戟的蹈厲英揚，睥睨著群樹而特立於青山翠谷間；右側則是三株律動相連的鐵杉，其冠層平展托出的枝葉，恰似風中太極的雲手綿繚。兩者一陰一陽的護攏著此處登山者之靈魂，藉以橫渡空冥，來去塔關山與玉山主峰之間的神道之路。

獨自面對著這亙古長存的群山萬壑，我不禁想起方才同行的統一的陳大哥，他是一位已經爬完了台灣百岳的硬漢。而能經過這種淬煉的人，可謂壯哉！勇哉！真大丈夫也！然而眼前的塔關山卻是我的第一座百岳，唉！這其間的差距如何以道里計。念此，不禁既汗顏又欽慕。可是很快的，我又放下立志攀登百岳的激情和執著。我想，



我的人生自有我自己的步調和風景。

對於「陳大哥」和「自我」的思索，令我想起了中國兩位山水文學的前輩。這兩位哲人都一樣鍾情於山水，但是對山水的證悟卻是源自兩種截然不同的進路。其中一位是明朝末年的徐霞客，他仗著過人的腳力、膽識與豪情，讓他得以跋涉過中國無數的名山大川，經歷過各式千奇百怪的自然美景。他的人生，就像是一闕高潮迭起的進行曲。而另一位東晉的陶淵明則是一首如歌的行板，他半生歸隱於南山腳下，所以什麼是迢迢的千里關山，他並不熟悉。但是當他很生活化的「採菊東籬下」而「悠然見南山」時，卻也因這「悠然一見」的靈光乍現，而沉澱出天人合一、物我無對的和諧境界。是以當有人問我為何總喜歡獨自登山臨水時，我心中的答案其實很簡單：我就是喜歡這樣的「陶式風格」，在淡泊寧靜、悠閒致遠中與大自然來一場和諧的互動。

所以我此生自我的實踐與完成，未必要建立在盡攀百岳之上。但是對於像塔關山這樣不難親近卻林相、生態豐富的大山，我卻可以逍遙的乘興而往，盡興而歸，無論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如訪故人一般。神思至此，不禁追憶起學生時代在台北植物園旁的歷史博物館裡，看過張大千、黃君璧兩位大師的畫展，當時曾一再購票前往觀賞，就只為禁不住那四幅一壁排開的春山、夏山、秋山、冬山圖的隱隱呼喚。遙想當年，人立畫前，如立空山之中。但覺山氣拂面，颯爽間，雲樹蟲鳥皆來相親，不復知門外有俗世裡的熙攘喧囂。

就在我佇立良久，神思由翩翩翻成寂寥，而如同一個人定的雲遊僧人時，崖側箭竹林下忽的傳來陣陣宏亮、圓潤的鳥鳴聲，冷不防的將我從靜定中喚醒。我尋聲辨位的張望，很快的就看到兩隻「金翼白眉」正在碎石徑上悠哉的嬉戲覓食著，牠們顯然不太在乎我的存在。是以讓我得以飽看牠們的神情顧盼，和那圓圓的憨眼上下處，兩道如描如繡的白色眉痕和腮線。觀此高山之鳥頑皮可愛的模樣，令人不禁莞爾。

當金翼白眉又展翅飛向另一處山坳時，我也繼續原本攻頂的初衷。途中遇上了一棵傾倒的大樹橫路，主幹連枝的，也不知它已在這裡靜靜躺了多少個年歲。而在我才行近此區時，即聽到四面八方洋溢著山雀熱鬧悅耳的細緻鳴聲。倏忽之間，有好幾隻山雀陸續飛停在橫路的樹幹之上。首先瞥見的是「青背山雀」，但山雀生性活潑好動，往往只是給你一眨眼的機緣，然後就瞬間飛逝。所以等我拿起相機準備獵豔時，卻又



已杳無鳥蹤。於是我枯候如木的等待，果然不久就有一隻小東西飛來入鏡。當檢視畫面時，嘿！不是青背山雀，而是隻我較少遇見的「煤山雀」。牠們都一樣有兩片可愛的白色腮幫子，不過煤山雀頭上卻多了一頂極逗趣的黑色冠羽。

翻過枯樹，挺進未久，意外的進入了一段如履平地的箭竹小徑，忒是溫柔寧靜。然而過此幽徑之後，便要開始領略塔關山之所以名在台灣百岳「七峭」之列的嶙峋風骨；也要開始見識到只是經過短短 2.2 公里，卻要從登山口的 2580 公尺急升到三角點的 3220 公尺的巉峭山路。準備好了！從此就要真正感受心臟的暴動與呼吸的粗猛。

此去，有些路段是循著斷崖側攀登的，身旁便是陡坡與深谷，而這正是蒼勁桀驁的鐵杉盤空翼立之處。因此有時才行過一個峰迴路轉，便會赫然發現巨大的鐵杉就在身旁的懸崖邊龐龐然的冒出頭來，並以其冠頂上數以千計的褐色毬果向人眄視眨眼。所以走在懸崖邊就是有這種好處，可以輕易的就觀察到平常高不可攀的神木冠層的世界。因此今天我終於看清楚了，原來鐵杉並不像一般松樹、冷杉動輒有十公分大的毬果，而是讓人很訝異的，在它高大粗曠的樹形之下，鑲嵌於葉叢之表的毬果竟只有一、兩公分的大小。猶如是一個豪氣干雲的山客，同時卻又深藏著一顆百轉千迴的細膩心靈。

因為愈是後面的路段愈是陡峭，許多上升的關卡根本就像絕壁攀岩一樣，需要吃力的手腳並用。也因此與樹根親近的就不只是雙腳而已，有時踴躍竄出地表的樹根正好成了引體向上的把手。這樣一來，連臉部都得跟樹根打個照面，鼻息也因此得以嗅到了泥土的氣味。就在一次貼近大樹底部的氣根蟻穴的同時，我瞥見了深棕色的腐土上佈滿了細細萐萐的青苗，本以為那是幽濕處慣見的青苔，誰知道定睛一看，竟意外的發現這叢生的一棵棵約五公分大小的玩意兒，可不是青苔而是「鐵杉」的幼苗！是不知遠近的樹梢上的毬果在成熟綻放時，所從中紛飛而出的種籽落地萌芽的新苗。只是此處林地早已植披滿佈，再無處容納這千百株的新苗長大。既生之，又夭之，這是上天難測的奧秘。

就在攀爬過一段密林的險坡，深刻體驗大樹如何牢牢的抓住地表的泥土，以捍衛青山的容顏時。山路蜿蜒轉折，而來到一處陽光普照的森林空隙，同時也迎面走來了一位已經準備下山的登山客。沒想到他竟熱情的跟我打起招呼：「您好！」他的笑容如





冬陽般的燦爛，我的心頭因此感覺到無限的溫暖。「您好！」我也很自然的回報以真誠的問候。在與這位素昧平生的山友擦身而過之後，我也歡喜的跟後面遇到的山友問安：「您好！」這時對方也同樣回應以無比的熱情。當山路上再度回復原有的空寂時，我站在一處高高的山岩上，迎風徜徉，回想著方才山友之間的互動，不禁歡喜的微笑起來。在大山之前，我們都不須矯飾，也就容易回復到最單純的本初；人與人之間，沒有了利害，也就容易相照出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胸懷。



自昨日的紅塵裡走來，經過一路爬升的考驗，我終於得以渣滓盡釋、沉澱出靈性的無邪，而來到塔關山峰頂上的三角點朝聖。江山多嬌，風貌萬千，此刻山神示我以漫天的霧紗迷離，也讓首次登上塔關山的我可以收視返聽，而專注的關照腳底下的一方世界。很好！土地依然盤固，而箭竹和為數不多的杜鵑、玉山圓柏也都恰如其分的守住這三角點的基石。

自峰頂轉下了旁邊的一區休息平台，也就再次回歸到統一企業登山隊伍的行列裡。今天雖是週末，可是登頂的人並不多，整個山頭竟然只有我們一隊原班人馬，所以



也就格外有著一份親切感。大哥們盛情的招呼我吃了現煮的「香菇虱目魚麵」，冷山中能吃上一份熱熱的愛心，這將是回憶中吃過最好吃的麵。

在平台區的東方，隔著一小塊箭竹林之外，就是一片深翠的冷杉林。當我滿懷溫馨的吃著山友的「統一麵」時，忽然自冷杉林裡傳來許多「嘶--嘶--」的輕俏鳥音。於是我依林眺望，果然發現有三、五隻黃色的小身影，於林間活潑的飛逐、棲停、穿梭著。趕緊取出望眼鏡搜尋，嘿！是「火冠戴菊」。牠們那亮眼的黃、迅疾的速度，映襯在綠色的杉林裡是一種流動的美麗。除此，還清晰的看到在牠頭頂上那條縱線的黑羽中，閃爍著一縷的橙紅。呵！原來這就是牠所謂的「火冠」，而身上的黃彩則是有如披「戴」上一朵黃「菊」花的衣裳，是故而有了這熱情有趣的鳥名-「火冠戴菊」。

而在我忙著追索火冠戴菊鳥影的同時，從坡崖下緩緩的走出一位看似年輕的女山友，她也幸運的分享了豐富美味的統一麵。當她上來了許久，卻仍不見別的山客上來，我還一度以為她是獨自登山來的。後來終於見到三、四個男生氣喘吁吁的上來，原來這票人是相約來塔關山開七四級的國小同學會的。啊！這些人真是另類有趣極了。後來又聽那位女山友說，這是她今年的第七座百岳。果然是個俠女，令人佩服！

我們相互的在三角點上拍照，紀念今天的塔關山之行。……

